

女性官能宣言。作者藉由喪失生命、喪失男性地位的絕對孤絕狀態，揭示人類社會中性與權力的追逐。

早在二十年前，朱天文即以繁複纏綿的修辭，在胡蘭成的調教與三三文學社團其他好友手足的習染下，抒發她對詩禮江山的烏托邦式想像。一九八二年後，她的文學風格開始逐漸轉型，從風流倜儻的中國情懷進入紅塵金粉的情山欲海，九〇年以後，她一次又一次地描寫各形各色青春逝去的故事，青春不再，最易感受到的是滄桑，世紀末的朱天文於是越發老練蒼涼，無形中印證了張愛玲的「蒼涼」美學。據朱天文自述，《荒人手記》原題為「航向色情烏托邦」，論者紛紛解釋烏托邦的傳統，認為唯有道家的生命及自然觀可以互為呼應，而朱天文的「絕對陰性」又比道家的「脫離中心」更進一步地推倒一切陽性典章。其實道家的主題在於「解消」一切人為制度，若論及陰陽對立，甚至以陰性感官、知覺來推倒陽性社會，並予以重建，則又脫離了道家思想的陰性傳統。朱天文以陰性男同性戀者間的私密情事所建立起來的烏托邦，若真要尋找她的基調，則該是從《牡丹亭》、《紅樓夢》到張愛玲以降這一愛欲百轉、緣起緣滅、色相寂空之自我消耗的耽美姿態。證諸作者自述她撰寫《荒人手記》時原以曹雪芹的手抄傳閱形式為前導，可知朱天文的文學源流自有來處。

完成美國之行後，朱天文再因〈伊甸不再〉收入日本國書刊行社出版的《台北故事》小說合輯，於七月間赴日打書，並前往東京郊區福山墓地憑弔三三導師胡蘭成。回憶起當年切磋文藝的桃花源，如今的朱天文早已將年輕時「沒有名目的志氣」在人生的千劫萬化中，轉嫁為介在參透與看破之間的自戀與莊重。（朱嘉雯）

李喬： 接任台灣筆會會長



李喬提供

以《寒夜三部曲》聞名台灣文學界的作家李喬，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，獲得由文學台灣基金會與《民眾日報》合辦的第三屆台灣文學獎特別頒發「台灣文學獎——長篇小說成就獎」，以表彰他在長篇小說創作上的貢獻。

綜觀李喬的文學創作發展，可得知他的獲獎不是偶然。李喬出身於貧農家庭，造成他對於土地、貧民特別的關注，所以當他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為素材，刻畫先民如何為土地奮鬥的大河小說《寒夜三部曲》時，便呈現出一般作家無法達到的深刻。延續著李喬對於庶民社會的譜寫，以及宗教意識的關懷特色，讓這部大河小說閃爍著文學史的小說典範光芒。

而李喬最為人所知的，也正是他這代表作《寒夜三部曲》。直至今日，每年仍有非常多人

走訪它的發生地，也就是苗栗縣泰安鄉的「蕃仔林」。而每星期，李喬至少會接觸到一個準備和他談《寒夜三部曲》的人，這部大河小說的影響力於此可見。如今，西方世界也能看到李喬筆下的台灣，因為藉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行的英文版，李喬的作品亦漸漸走向世界。

其實李喬對於「歷史」這個命題的關注，源自於當年他在省文獻會工作時，蔣經國先生指示要編寫《中國先聖先烈傳》，使得李喬一口氣閱讀了三百多萬字的史料。當他接觸到「瞧吧咩事件」的史料，引起了他的強烈興趣，後來還親自到事件的發生地台南縣玉井鄉做田野調查，隨後便創作出歷史小說《結義西來庵》，自此，開啓了李喬的史詩式書寫，也成為他小說中極為重要的中心關懷及特色。

李喬是個創作力鼎盛的作家，除了著名的《寒夜三部曲》，他還寫作了如《飄然曠野》、《戀歌》、《晚晴》、《人的極限》、《山女》、《告密者》、《恍惚的世界》等十餘部短篇小說集，《山園戀》、《痛苦的符號》、《情天無恨》、《藍彩霞的春天》等長篇小說集，論評作品《小說入門》、《台灣人的醜陋面》、《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》、《台灣文學造型》、《台灣文化造型》等，這些作品說明他走過的四十年台灣文壇，他經歷過的解嚴前充滿威權及禁忌的年代、一直到今日的自由與開放。藉由這些作品，他展現了非凡的生命力及觀察力，「把人間無數個事實的『點』，以虛擬杜撰的『線』（故事情節）貫串起來，形成更真實的人間面目。」這正是李喬自述並奉行的創作觀。

就在一九九九年，成立十二年的「台灣筆會」選出李喬擔任第七屆理事並任會長，這個代表著「關懷台灣這片土地，欲以文學書寫人民聲音」的文學團體，相信在李喬的帶領下，更能為台灣文學開創更美麗的花朵。（陳國偉）

洛夫： 詩、書一體，重印《魔歌》



王亞倫攝影

一九九九年的三月，「台灣文學經典三十」揭曉，洛夫的《魔歌》赫然高掛在新詩類的名單上，讓我們再度懷念起這位詩壇素有「詩魔」之稱的耆老，過往的絕代風華。

詩人早年軍旅出身，與軍中同袍張默、症弦共同創立《創世紀》詩刊，和當時的《現代詩》、《藍星》鼎足而立，雄霸一方，有文學界「三大元老詩刊」之譽。他的作品甚多，出版過十數部詩集，如《靈河》、《石室之死亡》、《魔歌》、《時間之傷》、《釀酒的石頭》、《月光房子》等都是令人讚嘆之作。作品也屢獲肯定，長詩〈血的再版〉曾獲一九八二年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，一九八二年《時間之傷》獲中山文藝創作獎，一九九〇年《月光房子》獲國家文藝獎，而這次獲得「台灣文學經典」榮耀的《魔歌》，也以罕見的書法詩集形式再版，呈現近幾年詩人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後，在書法上所投注的心力。同時並在台舉辦